

过庭录

提要

《过庭录》一卷，宋范公偁撰。公偁仕履未详。据其所言，乃仲淹之元孙，而不言其曾祖为谁。观其称纯礼为右丞，纯粹为五侍郎，则必非纯礼、纯粹二人之后。纯祐惟一子曰正臣，官太常寺太祝，与所言祖光禄者不合，则亦非纯祐之后。考纯仁传末称二子正平、正思。此书皆称为伯祖，则并似非纯仁后。惟纯仁传中有“没之日，幼子五孙皆未官”语。正平传中亦称以遗泽官推与幼弟，后蔡京兴伪造纯仁行状之狱，正思与正平争承。则纯仁没时，正思已不年幼。知纯仁尚有一幼子，光禄即所荫之官。公偁之父，盖即其子。书中称其于纯仁没后，未及释服而卒，故后来不预行状事。而史遂但称纯仁子二人耳。以是推之，知为纯仁之曾孙也。其书多述祖德，皆绍兴丁卯戊辰间闻之其父，故命曰《过庭》。语不溢美，犹有淳实之遗风。惟纯礼自政府出守颍昌，史以为王诜之譖，此则以为中官阎守忠之譖，则未知孰是也。中亦间及诗文杂事，如记宋祁论杜诗实下虚成语，记苏轼论中岳画壁似韩愈南海碑语，皆深有理解。其记苏、黄集外文及燕照邻、崔鶖诸人诗词，亦多可观。独黄须翁传即李靖、虬髯客事，而称为已佚之异书，则偶误记耳。

正文

七伯祖子夷，忠宣公次子也。为开封县时，道教初兴，有玉仙观主，交接权贵，势倾一邑，县官升陟，由其门者甚众。公到观中，主相待倨，公亦不为礼。主颇不平，谓公曰：“公后生，不可简礼朝廷，宫观特寄在境中耳。邑官荐举者，某力为多，公欲之乎？”公笑而不答，主益憾之。居无何，观中圣母殿珠环，主匿之，诈为盗所取，告诸朝，欲以中公。有旨责范某，限七日捕获，违者罢免，行移极峻。公亲踪，知其诈，乃召守界分者指问曰：“此熟踪也，尔辈安得不知。我外日去官，则不能治汝矣，各痛笞之。”观主在旁色变，自是不复敢出。旬日事稍缓，会陈州报魏国夫人病危，子夷求告奔问，观主意其不复来，始肆出入。未久，魏国安，公复往，道中益知其实，且以告者遂竟入观中，值主出，命吏开其篋，得一小簿，记盗典所失物及金玉非一，遂就擒之。观主立伏曰：“某今遭遇明公。”即命扃其观门，考验文案立具，径申朝廷及所属，盖惧其有诬诉也。主司得之，怒甚，寻奉旨玉仙观住持，特贷命杖脊，配沙门岛，时人莫不欣快。御史张安民，特言于神宗：“范某非常才也，愿陛下识之。”绍兴乙卯，先子守郎曹状奏其事，诏赠直秘阁。

陶岳，商公父也，与寇莱公同年。岳调密州幕，属寇守密。寇齿少，陶公就拜，讲长少礼，陶纳之。后有启谢寇公云：“与韩非同传，于老子何伤；以

叔向为兄，是仲尼太过。”

王陶乐道，哲庙居东宫时师傅也。哲庙登极，时王退闲，上力欲召用。陶表谢云：“羽翼已成，四皓不闻于再起；田园粗足，两疏那见于复来。”遂不出。又有《谢赐夏药表》云：“陛下乐忠良之谏，而臣无入告之嘉猷；陛下锡药石之良，而臣无尽言之苦口。”一时称之。陶美姿而长身，时谓之没兴真武，与文正长子监簿为友婿。范氏处长，后其室死而监簿亦亡，复续长姨，忠宣因此疏之。

先子于河东一官员家，见东坡亲墨春宴致语云：“春为阳中，生物各遂其性，乐以天下，圣人岂私其身。”又云：“主上方黜黜群贤而恶旨酒，鼓吹六艺而放郑声。虽白雪阳春，难解天颜之一笑；而献芹奉炙，各尽野人之寸心。”今集中盖无此。

理窟尝与先子论诗曰：“古人规矩具在，学之不难，但患不能效之耳。凡人所作，必盗窃一句一字谓之工，而不知在意而不在言也。”余尝作诗云：“赤县东城尉，他年旧业儒。老为知道马，中有拜恩珠。岁月侵余齿，风埃上短须。赖逢同老友，襟韵不相孤。”此乃效老杜《城北》一诗耳，试思之。

王履道同先子避地岭外，甚熟。因见有颜持约王维画嘉陵江山图，盖明皇幸蜀过嘉陵，爱其江山，命吴道子图于大同殿壁。王维复画小簇云：“江山已暗大同殿，弦管犹喧凝碧池。别写嘉陵三百里，右丞心事与谁知。”盖谓此也。

邵伯温子文，康节先生子也，才而有文，为陕西宣抚司，书写机宜文字，与路铃李君交往甚熟。李家有数侍婢，每遇歌宴，子文必预。后十余年，子文与李氏邂逅长安，而李君已死。适值其妻生辰，命子侄宴子文于书舍，遣旧婢出舞。酒酣，子文感怆宿昔，即席作词，末章云：“翻翻绣袖上红裙，舞姬犹是旧精神。坐中莫怪无欢意，我与将军是故人。”诸子得之，入呈其母，皆感泣不自胜。乃令谓子文曰：“宅中得公佳词，情绪作恶，难复行酒，即容别日款会。”子文不终席而退，良久恍然曰：“所谓口乃祸门。”此事即传于时。外日，子文谒一当位而不相识，问之（不记姓氏），答曰：“此乃李家作调笑者。”

元祐间，伶人丁线见教坊长，以谐俳称。宰相新拜，教坊长副庭参，即事打一俳戏之语，赐绢五匹，盖故事也。元祐年，吕汲公忠宣拜相，日以任重为忧，容色愁厉，未尝少解。丁生及副丁石，参谢忠宣，丁线见言曰：“饿杀乐人也相公。”丁石曰：“今时和岁丰，朝野欢乐，尔何饿为？”线见指忠宣而言曰：“是他着这几个好打哄趁浪，我辈衣食何患？”忠宣亦为一嗤。

丁石，举人也，与刘莘老同里。发贡，莘老第一，丁第四，丁亦才子也。

后失途在教坊中，莘老拜相，与丁线见同贺莘老。莘老以故，不欲廷辱之，乃引见于书室中，再三慰劳丁石。丁石曰：“某忆昔与相公同贡，今贵贱相去如此，本无面见相公。又朝廷故事，不敢废，诚负惭汗。”线见因自启相公曰：“石被相公南巷口头掷下，至今赶逐不上。”刘为大笑。

洛阳朱敦复，字无悔，并弟希真，以才豪称。有学老子者曰刘跛子，颇有异行。时至洛看花，一日告人曰：“吾某日当死。”至期果然。与之善者，遂葬于故长寿宫南，托无悔铭其墓曰：“跛子刘姓河东乡，山老其名野夫字。丰髯大腹右扶拐，不知年寿及平生。王侯士庶有敬问，怒骂掣走或僵死。洛阳十年为花至，政和辛卯以酒终。南宫道旁冢三尺，无孔铁锤今已矣。”刘公有一仆，曰尚志，随刘四十年，刘常以畜生呼之。及刘死，人恐其有所得，士夫竞叩之。尚志告曰：“何所得，但吃畜生四十年矣。”无悔因作一词曰：“尚志服事跛神仙，辛勤了万千般。一朝身死入黄泉，至诚地哭皇天。旁人苦苦叩玄言，不免得告诸贤。禁法偈儿不曾传，吃畜生四十年。”

许将冲元，以前执政知大名府，以刚略称。时同官曹蒙，衔命察访，蔑视郡县，威令甚严。至大名见冲元，当厅下轿。冲元出，见其倨甚，复入，呼法司曰：“不知前执政作守监司，得当厅下轿否？”法司具条白之，不许伫立。曹甚久复令白曹曰：“请就宾次，以全国体。”曹失措而退，许接武迎之，谓曰：“在将无称，此乃朝廷礼耳，公不可以人而轻国也。”曹气慑无语，更不问一毫事，屏缩数日而去。冲元察御僚属甚严，一日，宾佐过厅，一都监曳皮鞋而前，许问曰：“公何得此鞋？”都监以为美意，云某衙一卒能造，枢密或须之否？许作色曰：“某非无此，但不敢对同官著耳。”都监惶恐失措，坐间数十客，莫不各视其足。先子自州为张子文所拉，沿檄至大名，坐中亲睹此事。

黄鲁直少轻物，与赵挺之同校举子（失处所），一文卷使蟒蛇，挺之欲黜之，诸公尽然，鲁直独相持。挺之诚其言问曰：“公主此文，不识二字出何家。”鲁直良久曰：“出梁武忏。”赵以其侮己，大衔之。后挺之作相，鲁直责鄂州，召还诸流人。挺之令有司举鲁直作《承天寺碑》云：“方今善人少而不善人多。”疑为谤讪朝廷。善人，盖谓奉佛者。复谪宜州。时五侍郎（德孺）自迁所还，会黄于武昌，志甚不平，且贫甚。侍郎厚赠，令诸子送至汉阳。鲁直有谢诗，见《豫章集》。

温公曰：“某适过范淳父门，邀之同去，徐思之，不敢轻言，被他不是个趁哄底人。”忠宣叹息久之。既归，谓子孙曰：“淳父为温公所重如此。”

滕子京负大才，为众忌嫉，自庆帅谪巴陵，愤郁颇见辞色。文正与之同年，友善，爱其才，恐后貽祸。然滕豪迈自负，罕受人言。正患无隙以规之，子

京忽以书抵文正，求《岳阳楼记》，故记中云：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”其意盖有在矣。戊辰十月，因观《岳阳楼记》，遂言及此耳。

忠宣旧藏一江都王马，往年自庆赴阙，李伯时自京前路延见求观。忠宣云：“某非吝，但道路难为检寻，俟至阙未晚。”李日夕恳之甚力，寻出。李见之，称叹失措，借归累日，用意模写，竟不能下手。复还之，但以粉牌榜其上云：“神妙上上品江都王马。”云：“某看之累日，不能下笔，聊留数字，以见归向之意。”时米元章作郎，每到相府求观，不与言，唯绕屋狂叫而已，不尽珍赏之意。然绢地朽烂为数十片，无能修之者。李因荐一匠者，酬佣直四十千，就书室背之，乃以画正凑于桌上，略无邪侧，用油纸覆，微洒水，以物研之，著纸上毫厘不失，然后用绢托其背，遂为完物。崇宁初，归上方矣。

韩魏公在相，曾乞《昼锦堂记》于欧公。云“仕宦至将相，富贵归故乡”，韩公得之爱赏。后数日，欧复遣介别以本至，云前有未是，可换此本。韩再三玩之，无异前者，但于仕宦、富贵下，各添一“而”字，文义尤畅。先子云：“前辈为文，不易如此。”

高荷子勉为陕漕张永锡幕属，先子与同僚。尝游华州云台观，永锡有诗，用归字韵，和者盈轴。子勉末作云：“亲祠堂主鸾曾驻，善梦先生蝶不归。”又作诗云：“妄作非吾事，罢官饥尔曹。此心常去住，何日遂孤高。雁伴鸟疮脱，蝇营狗跛劳。不如张仲蔚，门外长蓬蒿。”故鲁直有三杰同科之句。

宣和间，景灵宫落成，御制有诗，用莱字韵。应制者牵强不叶，独郑达甫所作云：“殿上神光瞻舜禹，壁间俊气识伊莱。”为冠绝诸臣矣。

六伯祖子正，丞相长子，有大才博学。尝作《孔林》诗云：“汉陵玉匣尽，秦山银海空。干戈百世后，独完先圣宫。树有千年色，门无数仞崇。盛德包覆载，遂顺因所宗。坐若颜闵后，颇闻邹鲁风。抚膺感遗言，零落涕沾胸。”季颜师颜谪齐州，又尝以诗寄云：“历下故人今何在，音书久已隔寒暄。多年别后纷纷事，何日樽前细细论。忍见风霜摧羽翮，空教江汉泻词源。圣朝宽大超前古，即有恩光照覆盆。”其才器可知。年甫三十二而卒，有文集百卷，鲁直为跋。其后兵火，集散亡，而鲁直集中此跋亦阙。其略云：“士之学，期于没而不朽。君子之道，百世以俟圣人，故寿夭之际，未尝置言，鳧鹤之短长，物故不能齐也。虽然有连城之璧，操之甚栗，中道而毁，岂能使人无概于心哉！范子正，予不及友也，予既亲闻其人，又得其言，皆可传后。问其所游，则司马温公爱之；问其为吏，则年三十试吏单父。方使者剥肤椎髓，取于民以自为功。子正以岁饥，独舍单父民钱十九，虽没世，可以不朽矣。或谓子正父祖皆名世士，自宜如此。应之曰：‘文王割烹，武王饬鼎，叔旦举而用之

（用当作荐），管蔡不食，谁能强之。’则子正贤于人远矣。元祐二年三月庚午，豫章黄庭坚书。”

崧山道中小市曰金店，范弇学究居焉。先子自许省坟河南，往来数见之。貌古性直，君子人也。邻有酒肆诗云：“吃酒二升，余麦一斗，磨面五斤，可饱十口。虽遇岁时，歌乐喧集。”乡人竞观，范公闭户读书自若也。又有《戒讼》诗云：“些小言词莫若休，不须经县与经州。衙头府底陪茶酒，赢得猫儿卖了牛。”乡人畏而服之。丁卯仲冬十七日，因是观造酒，举其事，谨详记之。

崧山隐者敏交时（一作如），闭户著书，不接世事。忠宣造其居，自名其刺曰“探道学古”，持所业谒见。尝有《字说》，解“可”字云：“方钉丁时，必相其孔之可否？”又解“母”字云：“方为女时，未有所乳。为母，则两乳垂矣。”

建业进士（失记其名）游上都，贫不能自给，以诗干韩相魏公，一联云：“建业江山千里远，长安风雪一家寒。”韩公怜之，以百千贖焉。

小宋旧有一帖论诗云：“杜子美诗云云，至于实下虚成，亦何可少也。”先子未达，后问晁以道云云：“昔闻于先人，此盖为《缚鸡行》之类，如‘小奴缚鸡向市卖’云云，是实下也。末云云‘鸡盍得失无了时，注目寒江倚山阁’，是虚成也。”盖尧民亲闻于小宋焉。丁卯季冬初七日夜，因看杜诗举此，谨退而记之。

忠宣在陈，先光禄侍，行后圃，忠宣问曰：“八郎，尔今几岁？”光禄应曰：“某四十六矣。”忠宣叹曰：“尔好福人，吾所不若尔。”光禄愕然曰：“大人身为宰相，勋业如此，而不若某，何也？”忠宣曰：“岂谓是哉。吾七岁丁楚国忧，廿六丁文正忧。尔今年四十六岁，而父兄弟无故，未尝一日离侍侧，则吾岂如尔也？”

先君初仕平恩主簿，启行拜辞。右丞平居寡言端坐，如木偶人，终日未尝移足，至埃尘印迹无倦意，家中不见喜愠之色。至是问先子曰：“尔行装几担？”先君时新娶，实应之曰：“有十担。”右丞曰：“尔初仕已如此，若久宦奈何？我昔赴遂州守时，只有三担，罢官仍旧。不惟缓急易于去就，亦免张外丑也。”

李毅师赞，文正李夫人侄也。与弟颜，俱博学有大才，时号“二李”。尝代蜀守，谢上表一联云：“扪参历井，都忘蜀道之难；就日望云，但觉长安之远。”一时称赏。由是师赞四六之名甚著。

忠宣捐馆许下，服中，先光禄卒，子弟闭户，未尝出。于七叔祖年幼，一日，先子同至所居宅后门，见卖豆者，买食之。刘晦升显子民则偶见，归告晦

升，即以柬抵先祖曰：“某昨暮闻公家子弟有在门首嬉游者，丞相坟土未干，未应尔尔。显门下生，有所知不敢不告。”先祖惭谢晦升，诸子皆被责辱。

梁宽、梁子美，皆博学高才，受知五龙学，累从征辟，为上客。宽号大梁，高放人也，后居岳阳。太守杨寿卿，颇陋猥不好事，宽鄙之。作亭湖上，号“风月”，托宽为记，略曰：“世不患无风月也，患无风月之佳客；不患无江山也，患无江山之主人。”盖讥之也。

王介甫未达，韩子华、富彦国爱其才，皆力荐于朝。王秉政，颇失士望，二公悔恶之。张安道归南京，富公守陈，安道由陈见富公，尊俎闲谈疾介甫不已，安道略不答。富公曰：“安道是介甫耶？”安道曰：“某何尝谓是，公自不知人，今将何尤。”富公默然无语。

崔比部讳公立，韩魏公妻弟也。为人古直有操行，居许与忠宣邻。忠宣除文正服，托妻子于崔，干禄上都。崔晨夕顾瞩，始终不怠。时七伯祖为单州推官，人来报疾笃，魏国夫人惊忧，欲往视之。崔公力阻曰：“而为妇人，夫出独安往？吾受而夫之托，因立杖于门曰：‘出者吾杖之。’”魏国不敢复言，忠宣归而谢焉。

魏国之侄，归比部次子子厚，崔以亲契，数往来忠宣家，常具饌待之。食稍不精，崔必直言，略不自外。忠宣每为杖爨者。家婢闻崔比部来，皆恶之。比部二子，长保孙为忠宣婿。

韩持国晚年守许，崔子厚为酒官。值韩生辰，献歌颂褒谀者甚众。子厚独以诗警之云：“衣锦荣名虽烜赫，挂冠高节莫因循。”韩得之，再三叹咏曰：“非君谁为我言。”于是以太子少师致仕。

谢景武师直，与王存正仲友善。谢仕襄阳，王远至，夜叫门见之。师直屣履出迎，率子侄行家人礼，慷慨道旧，喜而有诗云：“倒著衣裳迎户外，尽呼儿女拜灯前。”

刘皓商父，河北人，质直有守，为耀之倚郭县令。郡医姚生，以术赂结权贵，豪恣莫比，监司惮之。郡县僚吏，居职能媚姚生者，虽上位有隙，亦必善终，或升改而去；反是者祸亦不测，远迩畏恐。后郡僚有老母疾笃，哀求冀一就视。姚漫不加恤，使人谓曰：“我不可往，可遣而母来。”郡僚不得已，舁母往。姚之田亩，贡赋未尝纳，商父闻其风久矣。至官，深嫉之，检姚所欠赋税，以公引追纳。承行吏以死辞，刘怒，叱曰：“有祸我当尔。”吏持引至其家，姚大怒，毁其公引，迳亲诉于守。吏归以告，刘笑曰：“何敢尔尔！”乃遣弯者四人，令之曰：“知姚医谒守，可以我命请至；不从，则夺舁而来。尔等能办此，吾唯尔惠；否则当挈而妻子出吾境尔。”弯者如其言，舁姚至县。刘即戒阖者谨守，不外通，立姚庭下，诘问曰：“尔庸医，赋税敢不纳邪

？”姚厉声与刘相抗。后问曰：“郡官母老病笃，汝寄迹郡中，不就视而使其来，此何理也！”遂命吏械之。姚虞势弱，即解容俛首曰：“某愚无知，为上位优容至此。不意明公威严若是，幸见恕。”命縲于庑下凡累日，姚以病告。刘曰：“尔罪人，不可归。”家人欲视，令此来，其母八十余，还追至视疾。僚属咸快其事，就告刘曰：“此奇事也，然不为已甚，幸容自新。”恳之再三，始从。太守与姚善，颇不自洁，怒刘之暴，欲劾。而刘先奏，守过伏辜，刘竟无罪。刘因慨然曰：“此何时哉，吾不可以居此。”即解印去。先子崇宁初官河北，见之，常衣布袍，往来闾里中，浩然自乐，竟不仕。而姚亦悔过自克，终身称为长者。

商父质直有守，初仕赵州林城令，决事严明。会鞫劫盗，狱吏令盗伪通买物者十数人，以状禀乞追证，意欲乘时规利。商父佯为无能者，判曰：“并要正身，违限重断。”及期如数勾至，皆衣服鲜洁，豪子也。商父命屏鞫狱吏，别以他吏引贼至庭下认之，皆无识者。商父曰：“尔能通姓名而有不识者乎？”贼愕然实告，命尽释之，当行吏置重法。一境钦畏，不敢欺。商父谓诸吏曰：“我河北村秀才，深知民间利病，尔乃敢尔，宜屏缩以俟来者。”

右丞守永安军时，修曹后山陵。曾鲁公主其事，董促郡县甚急。右丞恬不谁何，监司数责诘，亦不与辨，但唯说知委而已。事毕，鲁公过洛，问诸郡应办勤怠，监司共言曰：“余皆集事，独范永安顽然无奉上意。若在他所俱效永安，则朝廷难复举事矣。某等欲奏削正，恐远方观望，以为不能容名子尔。”鲁公大怒曰：“何敢尔！邻里有丧，尚相救之，况君父乎？”右丞继进见鲁公，鲁公厉言曰：“诸司甚有语。”右丞缓步进曰：“不知诸司有何语？”鲁公具以告。右丞因悄言曰：“某非至愚病风，岂有臣子坐视君父者。朝廷抑亦取办而已，然诸司甚不体国。”鲁公愕然曰何？右丞曰：“山陵所在，财用已羨二倍，民力竭矣。永安山陵所在，正宜惜一方力，以坚崇奉意。”鲁公曰：“何不早言？”右丞曰：“当兴事时，窃恐有假此规避者，故不敢告。今愿择精敏吏考验之。”鲁公首肯，即命吏警察如言。鲁公大激切称叹，径奏擢为三司判官。

右丞在政府，宦者阎守忠，恃宠专恣。一日至堂宣谕，辞意甚傲，诸公拱应而已。右丞作色叱曰：“老奴何敢尔！”守忠退步连应曰：“守忠不敢。”在堂诸公，皆为寒心，曰“范公必不久居矣”。右丞盖自如也。未久，辽使至，选右丞馆伴辽使。忽自中批出，范某言犯御讳，落职，知许，寻乞宫祠去。

右丞居许，太守韩持国，秋日于郡圃会景亭，置宴张乐，会诸郡公。程正叔及右丞，以故不至，持国以诗寄云：“曲肱饮水程夫子，宴坐焚香范使君。

顾我未能忘旧乐，绿樽红妓对西曛。”

宦者李宪，用事神庙。朝议再兴西夏之师，虑有沮挠者，诏天下敢有言班师者族。五侍郎任陕漕，乃连上章，言三十六不可，皆指斥时事，各有征验。且曰：“臣世受国恩，宁受尽言之诛于今日，不受不言之诛于后世。”辞意诚切，恐不免祸，乃自籍家口数，牒永兴军拘管，以俟上命。章上，神宗览之默然，召宦者李舜聪，问曰：“范某所陈，征据甚的，果有否？李宪假我令天下人，既有何处之？”舜聪良久曰：“此事虽未皆有，盖不尽无。”上大悟，诏即日班师。放范某罪，除直龙图阁、环庆路经略安抚使。

光禄侍居相府，同晁以道往见东坡。顷有从官来，东坡揖坐书院中，出见良久。光禄于坡书笈中见一小策，写云：“武宗元中岳画壁，有类韩文南海碑，呵呵。”光禄与晁再三绎之，不晓。坡归，疑不已。晁辄发问，具告曲折，云不知何义。坡笑曰：“此戏言耳！武宗元，真庙朝比部员外郎也，画手妙一时。中岳告成，召宗元图羽仪于壁，以名手十余人从行。既至，武独占东壁，遣群工居西，幕以帟帐。群工规模未定，武乃画一长脚幞头执挝者在。诸人愕然，且怪笑之，问曰：‘比部以上命至，乃画此一人何耶？’武曰：‘非尔所知。’既而武画先毕，其间罗列森布，大小臣僚，下至厮役，贵贱形止，各当其分，几欲飞动。诸人始大服。南海碑首曰：海于天地间，万物最巨，亦何意哉？其后运思施設，极尽奇怪。宗元之画，是以似之也。”

韩子华为阁长，一时名公如刘原父、王介甫之徒，皆在馆职。介甫最为子华所服，事多折衷于介甫。一日，馆中会话，论及刘更生。介甫以当汉衰靡，王莽擅权，势不复兴；而更生哓哓强聒，近不知时，其中是非者相半。子华继自外至，问曰：“诸公所谈何事？”或以更生对。子华问介甫曰：“如何？”介甫具告。子华曰：“不然，更生同姓之卿，安得默默就毙哉。”一坐服子华至论。

忠宣帅庆，为种诘诬讼，责守信阳。时汉上有巨贼曰罗璠，拥众雄视一隅。忽直压郡界，斩三十五里，一郡皇怖失措，朝夕危陷。忠宣集郡寮，谋守御计，皆懦怯无敢当者。有酒吏秦生请行。忠宣命摄巡尉，欲假之众，秦曰：“无益也。”独以数十骑，直对贼垒。值贼置宴，军势甚张，贼副小关索者，领十余骑饮马河侧，隔河问秦曰：“尔为谁，胡为至此？”秦曰：“吾信阳巡检，来取尔首尔。”贼笑曰：“尔无轻命，吾贷尔，告若曹速降，吾无尔害。”秦骂曰：“狂贼敢大言，吾唯尔首之得。”秦因袒膺谓贼曰：“尔能射我乎？”贼挽弓射之，不中。秦复射中贼关索心而死，数十人骇散。秦即鼓众绝河，掩其不备，贼众皆乌合，且醉不能御，尽窜走林谷，莫敢出。众获牛马器械，凯旋而归，一境遂安。忠宣率众郊迎，厚加赏宴，奏功于朝，迁数官。及

忠宣拜相，亟访秦，欲大用，而秦已死，深痛惜之。

己巳十二月七日夜，家君论人贵贱寿夭，命不可逃。亨运未穷，则大患不能相害，忠宣是矣。忠宣自入仕，门下多食客，至贵益盛。守陈，以己俸作布衾数十幅待寒士。时人为之语曰：“孟尝有三千珠履客，范公有三千布被客。”讥其俭也。忠宣闻之，乃作一幅享用，作铭辨正。于是范蜀公、司马温公皆效之。铭见家集。

杜子美诗云：“仰蜂粘落蕊，行蚁上枯梨。”“行”字世本皆然。忠宣在永，于蒋氏彦回家见别本，乃作“倒蚁”。“倒”之意，与“行”迥异。或以为忠宣得之于太平藏经中，盖好奇之论也。

彭思永，字季长，历阳人。微时尝梦人告曰：“尔生为两制，死住秦州。”季长异其事，尝语于亲识间。彭拜御史中丞，未几除知秦州。彭母尚无恙，深疑其行，诚告执政者曰：“定数固不可逃，奈老母在。”执政怜其意，且预知其说，乃奏易江宁。季长大喜，奉亲之任。至淮，更促装登舟，一夕感疾而卒。盖秦淮亭下舟中也。果如其梦。季长居官，尝有诗云：“争利争名日日新，满城冠盖九逵尘。一声鸡唱千门晓，谁是高眠无事人。”季长长子卫明微，时奉母晏夫人，调官宣城签判，母难于远涉。明微年未三十，遂承志挂冠归，栽花植竹，筑堂曰“寿燕”，岁时奉亲游宴，尽其乐。晏夫人八十余卒，明微亦享上寿。忠宣有诗美之，见家集。次子衍乃祖，永嘉夫人之父，力学应大科，未弱冠过阁，忽呕血而卒。

祖宗时，有陕民值凶荒，母妻之别地受佣。民居家耕种自给，逾月一往省母。外日省母少，俟其妻出，让其夫曰：“我与尔母在此，乃不为意，略不相顾乎？”民与妻相诟责不已。民曰：“尔拙于为生，受佣于人，乃复怨我。”妻曰：“谁不为佣耶？”民意妻讥其母，怒以犁柄击妻，一中而死。事至有司，当位者皆以故杀十恶论。案成，一明法者折之曰：“其妻既受人佣，义当鬻绝，若以十恶故杀论民，或与其妻奸，将以夫妻论乎？以平人论乎？”众皆晓服，遂定以斗杀情理轻奏闻，折之者被褒赏焉。

潘兑说之侍郎，夙慕程正叔，过洛，就见之。时党事正起，正叔畏避不出。潘再三致恭欲见，正叔不得已出。说之展师弟礼请教，伊川逊不受，潘请之固。正叔问曰：“公尝读何书？”潘曰：“尝看语孟。”正叔曰：“有得乎？”曰：“未也。”伊川问曰：“孜孜为善者，舜之徒；孜孜为利者，跖之徒。其义若何？”潘以为易己也，曰：“此不难晓。”先生曰：“虽然，今之所为善者，乃古之所谓利也。”潘下拜，悦服而去。潘至许，见先祖，语其事曰：“自闻斯言，悟一生之非矣。”

文正祖唐公，有诗赠华山陈希夷，五侍郎帅陕，尝刻石传世，逸上一联。

“曾逢毛女话何事，应见巨灵开此山。浓睡过春花满地，静休中夜月当关。纷纷诏下忽东去，空使蒲轮倦往还。”丁卯十二月五日，因侍夜话，谨录之。

阳翟燕照邻仲明，贤士人也。素安命，生计索然，读书不仕。尝有诗云：“女矮儿痴十口余，进时无业退无庐。一窗风雪韩城夜，火冷灯青照旧书。”

阳翟崔鷄德符，以文学称乡里，有诗抵先祖云：“泪尽空山一病夫，荆榛无路掩樵居。自怜身是皮公美，茅屋清灯夜著书。”后仕鄱阳，有诗云：“记得诗狂欲发时，鄱阳湖里月明知。无人为觅桓伊笛，自卷秋芦片叶吹。”

韩康公子宗武文叔，贤而有才。康公有爱妾曰蟾奴，康公身后家资巨万，妾尽携他适，文叔恬然不较，乡里服焉。

张孝纯永锡，微时久依徐之滕县吉氏，见其淳厚，颇加顾遇，许妻以女而未聘也。永锡登甲科，京师权贵竞捉婚，永锡皆谢绝，归就吉氏女，娶数年而卒。永锡渐显，吉氏复有次女，双盲，无问之者。永锡欲纳，吉氏逊辞甚力。永锡曰：“某荷公德，令女非某娶之，则谁肯顾者？”意极诚确。吉氏感其义，从之。永锡敬待过前室，生二子，先卒。吉氏有幼女，视永锡颇小，吉氏坚复归之。三室生四男，皆显官有称，盖报施之理云。

王乐道二子：寔，字仲弓；宁，字幼安，卜居许昌。仲弓与光禄行游，淳厚博学君子也。好客喜酒，先子叔父常请见之，必委曲留连，饮食教诲而归。虽乡里庸夫贱士，莫不谦睦诚接，得其欢心。平居未尝释卷，先子一日剧暑中迫昏会归，皆已大醉，偶遗衣，后往取之。见仲弓披衣执策，就视之，乃《礼记疏》也。其精勤如此，乡人敬其德。幼安晚以上书关元祐得幸，致身台辅。李彦西城事兴，幼安以竹园为献。后彦道许，幼安郊迎至府治，让彦上坐，彦曰：“某何人，枢密过礼如此。”幼安拱手应曰：“某西城竹园户尔。”时曾存之在许谢客，独以声妓自奉，仲弓尝曰：“若存之之富，舍弟之贵，寔寔不爱。”盖仲弓口吃也。

七伯祖子夷二子，以忠宣身后得官，嫁郭氏。司马氏姊二甥，亦忠宣所荫也。党事再兴，皆减放大臣所得恩数，即纳二子官，仍奏二甥。子夷云：“恐伤老姊之心。”

祖妣甲戌冬，歿于镇国军先子避地。仓惶中不复问术者，以意卜葬郡之水南。未几，有建昌黄生者，过墓下，爱之，问先子所居，以刺投谒。先子昧其人，托以它出。生力请曰：“非有所觐，特欲言少事尔。”先子出见，生问曰：“水南新坟，知公所葬，术者为谁也？”先子曰：“乱离中归土是急，以意自卜尔。”生曰：“几于暗合孙吴，此坟以术征之，不以久远论，来春当有天书及公，公起无疑。”先子曰：“哀苦偷生，安有是理。”笑而谢之。生曰

：“愿公谩记此言。”一揖而去。己酉二月，当路有荐先子者，果有御营参谋之除。

种世衡倅凤翔，以脏编置高州。文正知其才，奏授武职帅陕，提拔为多。忠宣为庆帅，种子诘为环守，执属羌为盗，奏流南方。羌过庆声冤，忠宣为按验，果非盗，释之。时介甫当柄，诘乘时诉忠宣，挟请变狱，对狱宁州，事皆无状。忠宣谪守信阳，先子自洺之恩平簿免归，终光禄丧。时年三十七，怡然无干禄意。永嘉夫人谓曰：“人为亲求官者多矣，尔亲老家贫，既有一命，安得置而勿问耶？”先子承志调原之曹掾，僦寓长安，于提举刘鞫客次，见绯衣老出厅事后，注视先子曰：“公范忠宣后乎？”先子愕然不知为谁，应曰是也。老曰：“见公颐颌音声，类丞相耳。”先子窃问其姓名，老曰：“吾乃史师也，旧供奉忠宣，拜尊丈于公家，契甚厚。”委曲问行藏，先子具以告，相揖而去。先子之任，种忠宪克西夏，帅泾原，辟史为客。一日，史从种郡圃正己堂习射，种曰：“以先祖才业，只终皇城使，某何人，叨冒乃尔。然子孙继承，至今不敢忘范文正之德。中间以家叔事，颇难见渠子弟。欲访其后，少报先德，未得其人也。”史具言长安邂逅，先子曲折，种即颛使具书，邀至军前议事。一见甚喜，张宴酒酣，谓先子曰：“先祖荷文正不报之恩。”先子曰：“盖未闻也。”种曰：“公为范氏子，独不知此乎？”先子曰：“先公以公议举人，非谓私恩，未尝语家人也，安得知之？”种益钦叹曰：“真有家风也。”厚赠先子归，曰：“此有警当屈贤者席。”威平之役，召先子从行，奏功，特改秩，旋累劳迁升，四十一岁，已为员外郎，皆种吹嘘之力也。戊辰正旦，侍坐同叔兄晚膳，先子言穷达有命，不可妄求，因及此。谨退而记之。

先子从忠宪代州措置木事，调民搬运甚笃，至岭下，见一卒舍木而坐。种问曰：“尔何人，胡为不行？”曰：“乃华亭卒尔，病未能去。”种命斩之。先子昧意甚惊，问曰：“太尉何遽如此？其人莫未应至是否。”种曰：“过不在斩乃在问。”曰：“问而不斩，则人人皆效此卒，安能济事乎？”先子因闲宴，问种所以经纶之道，曰：“尔父祖平日所行者是，师之足矣。但临事便非是，精审决意行之，虽成败在命，而吾无愧焉耳。”

孟长文，河北人，政和间为雍之清平宰，正直有守。二子皆力学，举进士。家居时，权陝漕幕属与之游，后以不能俯仰，触漕使桑景询，为所窘摭。孟不堪其辱，欲迁正郎，遂解印归乡。以诗抵先子一联云：“世事无穷贫不尽，人生有著到思量。”复曰：“仆之所享过分，二子虽未及禄，亦粗知学，岂能屈身为儿辈计哉。”未久，一子登第。戊辰十一月二十三日，因夜话及此，记之。

先子侍忠宜居永，判官魏中孚，字诚老，清洁自克之士也。同官有兴作

，制器用，诚老未能无意，每欲为之。先令匠作者，计工用若干费，各具公私之数呈，辄判以且休二字。及解官，检一任所供且休，且休钱盖千百緡矣。先子曰：“士之入出官物，当以此为法，不惟可以养廉，亦免剥下奉上之悔也。”戊辰十二月二十一日，因侍夜话，语作器用事及此，谨退而记之。

韩皓见素，持国侄孙也，宽仁有度。政和间，宰唐之桐柏，广武堤决，势逼都城，患在朝夕。朝廷檄郡县收刷稻草，为壅御计甚急。时中夏旧草已尽，新禾未实，上下危惧失措。桐柏西城有朝廷桩草数十万，李彦主其事，辄动者流，不以荫论，官吏睥睨莫敢窥。见素呼耆老而告之曰：“今盛夏新旧不相及，虽严督若曹，理难得草。而上危下迫，设如有所隳误，吾曹何以生为也？西城所桩，虽有大禁，吾愿往取应急，得上宽主忧，下瘳民病，吾被重责无愧。”一境感泣从命。韩径入西城仓，取纳独先，诸所水患赖平。李彦怒，欲削窜之，诸司知其心，迁延旬日。至秋，乡民老弱，皆昼夜刈生禾补纳西城仓，尽为新草，上责遂缓。见素解官归许，邑人立亭城北，名曰“思韩”，岁时相率拜望焉。先子所记韩之善政极多，戊辰十二月三日。

湘潭进士胡景裕，好问博学，信义人也。旧与先子相识京邑，己酉冬避地至潭，却乏余资，行装垂罄，胡亦困居。乃以千钱为赠曰：“某虽贫，里中有所贷，公今流落途穷，少助行色。”先公谢其意而却之。有诗饯先子云：“当年邂逅帝王畿，岁月侵寻若电飞。学士荣除青琐闼，故人老著白麻衣。尊前且斗闲身健，眼底休论往事非。第恐缝车促严召，片帆明发不轻违。”先子有答诗，见家集记。

忠宣守信阳，签判李樗大夫之室，有才藻。魏国夫人尝与往来，有谢魏国诗云：“朝来瑞霭遍祥虚，果见麻姑降陋居。陶令满篱唯有菊，相如四壁但藏书。萧条廷馆门罗雀，冷落杯盘食欠鱼。”逸后二句。

元祐五年季秋二日，忠宣吕汲公安厚卿秉政。宣仁圣烈皇后寝疾，中外忧惶，三公诣阁门，乞入问疾，诏许之。至御榻前，障以黄幔，哲庙黄袍幞头立榻左，三臣立右。汲公进问曰：“太皇太后圣躬万福。”后曰：“老婆待死也。累年保佑圣躬，粗究心力，区区之心，只欲不坠先烈。措世平泰，不知官家知之否？相公及天下知之否？”辞气愤郁，吕公未及对。哲庙作色叱曰：“大防等出。”三公趋退，相顾曰：“吾曹不知死所矣。”

忠宣尹洛，谢克家叔往自河阳，来至中路曰白司马坡，秣马歇店中。欲行，以马未尽刍，少待。见老翁负暄墙下，有人告曰：“黄犊为人所窃矣。”翁因坐负暄，略不向问；须臾，再以失犊告，翁容色自若，徐曰：“尔无求，必邻家戏藏尔。”谢以为有道者，异而就问曰：“翁家失犊，再告而不顾，何也？”翁笑曰：“范公居此，孰肯为盗？必无此理。”已而犊果还，谢叹息而去

。谢后与先子会宛丘，语及此，曰：“忠宣当时信及百姓如此。”十月二十五日，夜话言及，谨退而记之。

先子自许展省河南，及境驻马，少憩村店。顷有翁从家出，注视先子，问曰：“明公颐容上类丞相，非其家子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翁不语，入所居具冠带出拜。先子愕然不受，翁曰：“某有欲言。”拜讫，谓先子曰：“昔丞相尹洛，某年四十二矣，平生粗知守分畏法，偶以意外争斗事至官，得杖罪。丞相晚坐，吏引某褰裳行刑，丞相见某容貌循谨，肤体素完，命至庑前，问曰：‘吾察尔非恶人，肤体无伤，而何为至此？’某以情告，且致欲自新之意。丞相曰：‘尔果能自悔乎？’某感泣应命，即命罚放出。非特某得为完人，此乡化之，至今无斗争者。”

王子野待制家，旧养学老子曰水先生，颇能前知祸福，甚敬信之。子野正食，罗列珍品甚盛，水生适至，子野指谓公曰：“试观之，何物可下饭乎？”生遍视良久曰：“此皆未可，唯饥可下饭尔。”

吴人孙山，滑稽才子也。赴举他郡，乡人托以子偕往。乡人子失意，山缀榜末。先归，乡人问其子得失，山曰：“解名尽处是孙山，贤郎更在孙山外。”

无名子从学鲁直，未几文大进。尝题扇上画小儿迷藏诗云：“谁剪轻纨织巧丝，春深庭院作儿嬉。路郎有意嘲轻脱，只有迷藏不入诗。”盖得延小儿诗不及迷藏也。

忠宣宰襄邑，有二鸟类鸛，灰羽赤喙，游囿，众为异，以术数致得。畜之，爱食蚰虺，入口中即为水。畜之半年，一县蚰虺几尽，竟不知其名也。有广南贾者，过见之曰：“此擅鸡毒鸟也。”后死其一。居无何，忠宣阅《广南异物志》曰：“擅鸡，鸛鸟之别名。”始大惊骇，即命杀而焚瘞之。

湛朴子文，信实君子也。为江夏县令，动省过失，平居未始懈惰。临民御政，必稽参条理，然后行。设有小愆，则以状自劾，使吏望阙宣读呼名，朴则公裳唯诺于下，示其改也。忠宣荐其才。

忠宣尹洛，其佛牙院主不自检束，秽行甚彰，然不犯有司。忠宣初不问也。时五侍郎从居，嫉恶之，力劝忠宣抵其罪。忠宣曰：“彼有犯固在不宥，岂可无犯而求之乎？吾则未能，俟尔守此未晚。”后数年，侍郎果守洛，久患其事。有茶肆妇人，文及甫之旧妾也，与佛牙主通，被盗讼至府，事连佛牙。侍郎忽省前过，知其文氏妾，恐有所请，就庭下直面鞠勘。案成，僧罪应徒，而背有大瘤，吏以闻，侍郎判曰：“非疮非病特决。”戒阍者扃门即行。及甫继至，矚闻无及，复回，僧二杖而瘤落，三杖而至毙，一境莫不惊伏。

侍郎尹洛，贾者有银数十两，为同行所盗，讼至官，事迹甚明，而盗者抵

讳莫伏，二贾者纷辨不已。侍郎得其情，令吏搜检盗者身，无所获，得一锁匙而已。即当时押下，吏莫能晓。公潜令人往盗者家，诈以其意，赍匙开篋取银，盗家诚其事付纳。公后令引二贾至，问讼者曰：“尔银若干，包以何物，有别记验否？”贾历言无不中者，即面付银还，盗者抵罪，众始服其神。

许昌郭挺元杰，从李方叔学，久蒙训导。方叔死，挺有挽诗云：“憔悴词林失俊英，已应精爽在蓬瀛。楷模昔日依元礼，贫病他年累长卿。无复波澜窥大手，空将日月送虚名。当时颍曲为耕地，只有风滩昼夜声。”

孔收宁极，有道之士也。视文正为友婿，与忠宣持国游。持国守许，孔居郊，常具车马邀致郡治之养真庵，同衾促膝，快论人间事，久而复归。一夕大雨，孔告还，持国独寝庵中，有诗寄云：“雨滴庵上茅，风乱窗前竹。繁声互入耳，欲寐不得熟。缅怀田舍翁，石迳滑马足。连山暗秋灯，一路何处宿。”又有访友诗云：“驱车下横岭，西走龙阳道。青烟人几家，绿野山四抱。鸟啼春意阑，林变夏阴早。知应近生庐，民风故醇好。”又云：“不踏南溪路，于今又几春。能来共联辔，还是旧游人。载酒真乘兴，谈经或入神。欢余不无愧，林壑可还身。”

许昌笔人郭纯隶，业甚精，远人多求之。所入日限五千，数足，不论早暮，闭肆出游，恣其所之，尽醉始回，虽寒暑不失。一日大雨，先子至西湖，见郭夫妇并酩酊笑歌而来，因谓曰：“何不家居饮酌为安乎？”郭笑曰：“家中非无酒，但饮之不佳耳。”识者或伟之。

许昌进士马磐子渐，五侍郎少时受教，后光禄大卿行继处席下，为范氏三世师。磐死，有二子，贫甚，所居切邻曾存之，屡欲市之，酬重价。二马藜羹忍穷不欲，曰：“先人故庐，兄弟当死此，不愿易也。”乡人服之。

咎昌洪道为许学正，钤束诸生严甚，轻薄者苦怨之。咎他适，书所居壁云：“某日某上谒良输先军。”咎归不解，徐绎之，盖连姓而言，乃短舌者之詈言也。

王齐叟彦龄，霖弟也，有绝才，九流无所不能。宣和间，上爱琵琶，博选工妙处乐府，彦龄往视，工者弹拨，因默问一二，工失措，再拜就学焉。能袒裼舞长曲，左右周旋如神，睹者失色。又以蹴鞠驰天下名。尝画梅影图，形影毫厘不差；万荷图状极纤细，生意各殊，识者奇宝之。以五行自推，年止三十九，果如其言。临终有禅颂云：“醉魂今夜不须寻，请看武陵溪上月。”

王观与章子厚友善，俱以疏散称，时号观三惇七，各言其第也。子厚执政，观蹭蹬不达，至堂见子厚，邀至阁中话旧，欲去。子厚令引马就登，观上马对众顾谓子厚曰：“相公莫要忘了观三。”子厚颇有惭色。

李禹卿，文正夫人兄也。为泗倅，有才略，御下颇峻，官吏怨之。其侄尝

捆载货物过境上，税官以状闻，意欲李放免，持以为讼（讼一作公）。李即判曰：“系禹卿大功亲，并无税物。”税官如得奇货，将欲讼于上，未及发，李先追税务官吏致狱曰：“吾五服内所当隐，而监吏而漏重税耶？”各抵罪。时楚有大狱，屡易官讞，翻覆累年不决。上司委李。李至，于鞫案中取事令吏问白，犯者恸哭服（服一作伏）辜。

光禄旧藏麻师一《雪雀图》，奇甚，士夫尝就看之。光禄居许，李之仪端叔时任许幕属，以诗借云：“图中尘迹已冥冥，说著麻翁耳便醒。冻雀高低栖舞白，枯槎零乱倚寒青。欲凭妙手聊模写，暂借遗踪作典刑。老去未能忘著相，他年要伴草堂灵。”

邓璋德甫，永州人，乡举八行。忠宣谪永，馆门下教授诸孙。后过长沙，与故人蒋扩充之遇。蒋有送诗云：“高谈耳冷几经秋，解后长沙得少留。莫畏洞庭风浪险，主翁元是济川舟。”蒋由是诗名播湖湘间。后零陵簿李良辅媚附蔡京，以蒋诗闻于上，蒋被贬窜，守倅举邓八行者皆谴谪，李借此进。靖康间，吕元直执政，良辅至堂干禄。吕偶记昔事，云：“尔非陷范忠宣者耶？”命左右毁其朝服，缙绅莫不快意。

晁咏之道，美叔子也，为宏词魁，志大才豪，意欲俯拾青紫。元符间，言事坐党废，颇郁郁不平。为京兆幕属，有送高怀恩赴阙诗云：“当时鸡犬皆霄汉，自是刘郎不得仙。”家本东都，以禁不可归，有诗云：“自叹百年家凤阙，一生肠断国西门。”后骨肉沦丧，独至都城外，和陆公逊游西池诗云：“伤心有恨关存歿，袖手无人问姓名。”盖自伤之至也。

李充子美，洛人，家业卖饼，好学不倦，从程正叔游。忠宣招馆下，随仕五六年，归见正叔。正叔曰：“子久从范，何所闻见？”充曰：“范公奥蕴妙用，某固难测，相从累年，但见贵者见之忘其贵，贱者见之忘其贱尔。”正叔首肯，回谓门人曰：“李生非常才也，二三子速往见之。”

先子旧藏唐末道士虞有贤书送卧云道士诗云：“卧云道士来相辞，相辞倏忽何所之。紫阁春深烟霭霭，东风花柳折枝枝。”“药成酒熟有时节，寒食恐失松间期。冥鸿一见伤弓翼，高飞展转心无疑。”“满酌数杯酒，狂吟几首诗。留不住，去不悲，醢鸡蜉蝣安得知。”

杜甫《解闷》诗云：“侧生野岸及江蒲，不熟丹宫尽玉壶。云壑布衣鲑背死，劳人害马翠眉疏。”先子问光禄，言此诗为荔支作。

张康节公居江南，有词云：“一带江山如画，风物向秋潇洒。水浸碧天何处断，翠色冷光相射。蓼岸荻花中，隐映竹篱茅舍。天际客帆高挂，门外酒旗低迓。多少六朝兴废事，尽入渔樵闲话。怅望倚危栏，红日无言西下。”

公晚年鰥居，有侍妾晏康，奉公甚谨，未尝少违意。公尝召而谓曰：“吾死

亦当从我尔？”妾亦恭应曰：“唯命是从。”公薨，妾相继果死，人以为异。

张先子野郎中《一丛花》词云：“怀高望远几时穷，无物似情浓。离魂正引千丝乱，更南陌香絮蒙蒙。嘶骑渐遥，征尘不断，何处认郎踪。双鸳池沼水溶溶，南北一桡通。梯横画阁黄昏后，又还是斜月朦胧。沈思细恨，不如桃杏，犹解嫁东风。”一时盛传，欧永叔尤爱之，恨未识其人。子野家南地，以故至都谒永叔。阍者以通，永叔倒屣迎之曰：“此乃桃杏嫁东风郎中。”东坡守杭，子野尚在，尝预宴席，有《南乡子》词，末句云：“闻道贤人聚吴分，试问也应傍有老人星。”盖年八十余矣。

鲁直在鄂州，太守以其才望，信重之。士人以诗文投贄，守必取质于鲁直而报之。一同人投诗，颇纰缪，守携见鲁直，意其一言，少助其乏。鲁直阅诗，良久无语。太守曰：“此诗不知酬以几何？”鲁直笑曰：“不必他物，但公库送与四两千艾，于尻骨上做一大炷灸之。”且问曰：“尔后敢复凑放野？”同人竟无所济。

一相士黄生见鲁直，恳求数字取信，为游谒之资。鲁直大书遗曰：“黄生相予，官为两制，寿至八十，是所谓大葫芦种也。”一笑。黄生得之欣然，士夫间莫解其意。先祖见鲁直，因问之，黄笑曰：“一时戏谑耳。某顷年见京师相国寺中卖大葫芦种，仍背一葫芦甚大，一粒数百金，人竞买，至春种结，仍乃瓠尔。”盖讥黄术之难信也。

刘贡父知长安，妓有茶娇者，以色慧称，贡父惑之，事传一时。贡父被召造朝，茶远送之，贡父为夜宴痛饮，有别诗曰：“画堂银烛彻宵明，白玉佳人唱渭城。唱尽一杯须起舞，关河风月不胜情。”至阙，永叔直出道者院，去城四十五里迓贡父。贡父适病酒未起，永叔曰：“何故未起？”贡父曰：“自长安路中，亲识留饮，颇为酒病。”永叔戏之曰：“贡父非独酒能病人，茶亦能病人多矣。”

赵軫信可，许人也，以才称乡里，为陕漕属，潦倒选调。先子与之乡旧。既在太原，赵沿檄相谒，因馆于书室。是夕八月十四日夜，先子具酒饮食，宣使张永锡召先子会酌。赵独处寂寥，就枕即作一词达先子云：“今夜阴云初霁，画帘外月华如水。露霭晴空，风吹高树，满院中秋意。皎皎蟾光当此际，怎奈何不成况味。莫近檐间，休来窗上，且放离人睡。”永锡见之大喜，赠上尊数壶。先子为求荐章，仅改秩而终。

旧家多藏异书，兵火之后，无复片纸。尚记有一《黄须传》云：李靖微时甚穷，寓于北郡一富家。一日，靖窃其家女而遁。行至暮，投一旅舍，饭罢，濯足于门。见一黄须老翁坐于侧，且熟视，神色非常。靖恐富家捕己者，欲避之。顷于身皮篋中，取一人头切食，甚闲暇。靖异之，乃亲就问焉。翁曰

：“今天下大乱，汝当平天下，然有一人在汝上，若其人亡，则汝当为王，汝可从我寻之。”靖随翁数程，至汴州，见一大第中数人奕。翁同伫立，云不见其人矣。顷有一披衣从中出视奕者，盖太宗也。翁惊曰：“即此人当之，汝善佐其事。”遂别钱，留连久之，语靖云：“此去四十五年，东夷中有一黄须翁杀其君而自立者，即我也。”靖既佐唐平乱，贞观中，东夷果奏一黄须翁杀其君而自立，异哉异哉！

邵伯恭侍郎守长安，既去久之，以书抵亲识曰：“自去长安，唯酥梨笋时复在念，其他漫然不复记忆。”可谓风流矣。

李师忠复之，帅桂罢归，一词题别云：“子规啼破城楼月，画船晓载笙歌发。两岸荔支红，万家烟雨中。佳人相对泣，泪下罗衣湿。从此信音稀，岭南无雁飞。”荔支烟雨，盖桂实景也。

曾肇子开守亳，秩满，丐祠归江南，一词别诸僚旧云：“岁晚凤山阴，看尽楚天冰雪。不待牡丹时候，又使人轻别。如今归去老江南，扁舟载风月。不似画梁双燕，有重来时节。”

忠宣守洛。游师雄景叔，忠宣门生也，赴陕漕任过洛，留数日，启行，忠宣饯于郊，拉程正叔会，而使妓侑酒。盖忘正叔之来，旋悔之无及。景叔以正叔年德高，让居上坐，正叔亦不辞。酒数行，景叔启白忠宣曰：“数妓远出颇劳，某愿各酬一杯。”遂执爵遍劝诸妓。正叔不乐，忠宣甚惶怖，劝将毕，正叔厉言曰：“景叔，愿公爱陕之百姓亦如此。”景叔执爵从容操西音言曰：“覆侍讲，只有此一勺里。”正叔亦为一嗤，忠宣意遂解。

晁端彦美叔，一日会贾易及东坡。贾时台谏，盖尝劾坡于朝。晁亦忘其事，遂同会。酒酣，坡言曰：“某昨日造朝，有一人乘酒卧东衢，略不相避。某颇怒之，因命左右曰：‘擒而绷之。’酒者曰：‘尔又不是台谏，只有胡绷乱绷。’”易应声曰：“谁教尔辨？”坡公终席不乐，美叔终身自悔拙于会客。忠宣曰：“吾向非景叔之佞，亦当抱美叔之恨矣。”

石苍舒与韩魏公有旧。韩拜相，石至干禄，留数月无成。石作诗以别归云：“逸上句，帘前二圣拥千官。唯有扫门霜鬓客，却随社燕入长安。”韩览之惻然，遂注一官而去。

滕甫元发，视文正为皇考舅，自少侍文正侧。文正爱其才，待如子。视忠宣为叔，每恃才好胜，忠宣未尝与较。皇祐元年，同忠宣贡京师，忠宣篋中物，滕尝自取之付酒，或济困乏者，忠宣初不问也。是年，忠宣登第，滕失意归。文正责怒滕，欲夏楚，其无间如此。爱击角球，文正每戒之不听。一日，文正寻大郎肆业，乃击球于外。文正怒，命取球，令小吏直面以铁槌碎之。球为铁所击（一作激），起中小吏之额。小吏会痛间，滕在傍拱手微言曰：“快哉

！”文正亦优之。至登第仕宦始去。后四十年，忠宣自右相出帅太原，与滕为代。将行，滕设宴津馆，会忠宣及魏国夫人，慷慨道昔日事，痛饮达旦。滕手作数语云：“当年风月，共游王谢之庭。”又云：“道四十年之旧话，曷尽欢情。”其诗云：“负鼎早为汤右相，有文今作鲁夫人。”盖魏时封鲁国，一时传其精确。

崔豫，忠宣长外孙也，为长安县尉。为人自负，厚于责物。忠宣守洛，崔以书求教，忠宣答之，其略曰：“我平生所学，唯忠恕二字，一生用不尽。至立朝事君，接待僚友，未尝顷刻离此。”又云：“人虽至愚，责人则明；虽有聪明，恕己则昏。尔曹但以责人之心责己，恕己之心恕人，不患不到圣贤地位也。”

韩魏公相神宗，一日，得旨理汴河役兵事。有问许面对，神宗谓韩曰：“前日汴河事如何？”韩对曰：“汴河之役，措置亦未便，颇有怨咨，更望陛下详处。”神宗作色言曰：“为君者，亦甚难矣。管又不是，不管又不是，待将若何？”魏公退步谢罪曰：“臣愚意无他，只欲奏陛下知，责有司为久远之利耳。”韩恐惧还第，听命者数日。绍兴丙辰，张德远督兵淮上，先子咨议幕中。张日与僚属语浹，逞上之眷锡至再三。先子从容曰：“某尝记韩魏公事神宗，具述上事，云当是时，韩公性命难保，何宠锡之足云？”德远始则倾听，终变色无语。同僚者以先子为名言。

元符庚辰，蔡京出，韩师璞当轴，下诏求言。其略曰：“言之当者，朕有厚赏；言之不当，朕不加罪。朕言唯信，无虑后悔。”于是四海之士，莫不慷慨论蔡京之失。时忠宣在永州，闻之惊曰：“师璞果能办此乎！”未久，京复相，举言者甯岭外，善类于是尽矣。

神庙大长公主，哲宗朝重于求配。遍士族中求之，莫中圣意。带御器械狄咏，颇美丰姿，近臣奏曰：“不知要如何人物？”哲宗曰：“人物要如狄咏者。”天下谓咏为人样子。狄咏，狄青子也。

文正尝指吕许公之失。文正出帅陕，吕欲疏远之，及韩、夏二公悉改除节钺，盖换武则不能在朝廷也。文正知其意，思上章辞之而不受。

温公独乐园林，赋诗述美者甚众。李夷行炳大有见山台诗云：“阙上句，纷纷红紫簇虚檐。山光不肯饶春色，故向花闲出数尖。”盖台侧尽栽花卉也。

颍川陈恬叔易，以才名称乡里。家贫，与弟同居。一日弟忤其意，遂捶之。亲乡中黠者目曰悒悒君子，自号涧上丈人。里人之子从叔易学文，而好刷饰头面，举止妖娆，目为涧上丈母。

李清臣邦直，平生罕作词，唯晚年赴大名道中，作一词云：“去年曾宿黄

陵浦，鼓角秋风，海鹤辽东。回首红尘一梦中。”竟死不返，亦为诗讖也。

范蜀公六十三岁致政，归第后十余年，上欲起之者再三。蜀公表谢云：“六十三而告老，盖不待年；七十五而复来，孰云中礼。”朝廷无以强之，竟从其请。

刘禹锡博通子史百家，作证类本草，而讷于为文。时贤颇于此鄙之，尝作诗曰：“风定落花深一寸，日高啼鸟度千声。”又云：“晓莺林外千声啭，芳草阶前一尺长。”欧公谓忽作人言。

忠宣守陈州，党锢祸起，尽窜善类。忠宣以救蔡新州，为论持正独免。时年已七十，亲识皆劝止之曰：“公年七十，中外亦不责望，得幸免，何自苦如是？”公笑曰：“我受国厚恩，备位宰辅，合沥血恳陈，万一感回上意，所济非细。若忤旨窜谪，盖亦分也。”遂自草奏章，命诸子缄封，外人无知者。章上，即为行计，未久谪随州。分子舍寄食许苏二郡，骨肉离别，哭声众不忍闻。忠宣盖怡然自若也。继安置永州。魏国夫人尝曰：“吾非有仇于章相公，何使我至此。”忠宣每答之以命。至道中，夜失舟，骨肉狼狈野宿，忠宣笑谓魏国曰：“此亦章相公耶？”

文正长子监簿纯佑，幼有智略，与富彦国家子有游。富氏引葬，陈设从葬祭用甚盛，观者如堵。器用盖锡造者，监簿在侧，取一器擘而示众曰：“此锡器，尔等谓何物耶？”富氏子大怒，以为笑己。监簿徐谓曰：“尔何所见，吾正恐愚民致疑，害尔先莹耳。”富子叹服，时始十余岁。

蔡持正少于泗州道中山寺读书，僧厌其久，书舍有竹，书一绝壁间云：“窗前翠竹两三竿，潇洒风吹满院寒。常在眼前君莫厌，化成龙去见应难。”已有宰相气味。蔡作相，其诗尚存，先子经过常见之。

叶蒙正泽民倅抚，先子谒之，见一同人投诗，中两联云：“吾侪志正坚如石，俗眼相看薄似云。贫病已甘明世老，贤愚留与后人分。”先子因赞叶礼遇之。